米元章跋祕閣濶帖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眞僞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惡定爲濶帖此十卷是也其間一手僞帖太半甚者以千字文爲漢章帝張旭爲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爲逸少如其閒以子敬及眞智永爲逸少者猶不失爲名帖余嘗於撿校太師李瑋第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董濶若篆籀體若飛動

名項刘誤作各

養目二字一作小書名

著皆委而弗錄獨取郗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爲逸少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議所訪者何如耳余抱疾端憂養目文藝恩而得之粗分眞僞因跋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我者余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滌一硯展一軸不知疾靈之在旁而味可忘嘗息陶弘景願爲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爲蠹書魚入金題玉躒間游而不害元祐三年維揚倦游閣襄陽漫仕米芾元章書

簡文

弟一

漢章　晉元　晉武　齊高　梁武　梁高

晉武下項刻有帝字

右七帖竝一人手寫僞帖晉武當是孝武梁高當是齊高

第二

張芝後一帖是 前五帖竝張旭 崔子玉

鍾繇長風齊梁人書 皇象後臣象言同章帝

一手僞帖 王廙二十四帖同上 謝安前一帖是後六月帖同上

第三

項刻虞下空一字為昱

庾翼已向帖 杜預親故帖 王脩 司馬

王劭 劉璹之 劉穆之 王廞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壼 謝發 羊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僞帖

第四

阮研 蕭確竝同章帝 虞世南臨樂毅論者俗人僞帖餘皆眞 歐陽詢比年亦俗人僞作

第五

李斯書 未知何人書 程邈 與章帝一手 蔡琰同上 何氏

二帖 歐陽詢 敬祖 鄱陽二妹子敬 孤不度德亮

白二妹諸葛書 懷素同程邈 既移屋 足

下妹羊欣末有欣白字

第六

適得書 知欲 差涼 比奉對 兄靈

伏想姨 宰相安和 又不能 疾不遐

夫人 想大小 知足下連不快 智永 小佳

項刻子敬二字亦倒注承旨之三字不小圖之誤

是月也 吾昨得 張旭 追尋 子敬 疾患

二十日餘可耳 劉釋 欲 作僕 定登 劉釋文作定聽

右不注出者皆僞

第七

初月二日 足下時事吾怪足下 前從洛

十月七日 集成 當力 承足下 子敬 荀侯

足下家極知 僕近修小園 子敬

右不注出者皆僞

弟八

此蒸溼子敬代父月半同上　尊夫人僞　適欲遣書智果

弟九

相過終無復日　玄度時往來　前告先以

陳慕容並無名人僞帖　薄冷　益郎並歐書

弟十

吾當許桓江州消息　疾不遐　省前書

項刻米元章前尚宮一行

近與鐵石　知鐵石　玄度何來遲　忽動人

左衛長史張旭書　承冠軍故尔復面悲積　還此

得西問　海監諸舍並未詳何人書　獻之白不審疾

鄱陽帰右並羊欣

弟八此郡之弊蘇大簡子耆謂之與王述書

及一昨得安西及增慨三帖眞蹟自蘇氏帰

吾家

米元章禮部所作澹帖題跋一卷眞蹟藏西洛

喜甚項到亦甚
喜

項到記白前尚宜
一行

御史臺三字當為
側注

王晉玉家經靖康之亂已散亡矣　先君學士
濛帖刊誤盛行于世博訪米氏題跋藏書家俱
未之見偶檢故書忽見　先君子親寫米氏題
跋得之喜甚草書間有難解者取濛帖逐卷中
語釋出斯文遂成全書乃命筆史抄錄附刊誤
之後紹興癸亥冬十一月二十二日武陽黃訒
識

記與劉無言論書

劉憲御史憲無言來予與論書劉因言政和初人
於陝西發地得木竹簡一甕皆漢世討羌戎馳檄
文書若今吏案行遺皆章草書然斷續不綴屬惟
鄧隲永初二年六月一篇成文尔　見前篇　今宗室仲
忽及梁師成家尚多得之石本乃就簡上摹得者
予因言見漢魏間人章表亦多用章草書今猶有
存者如司馬孚孫皓表奏世或傳之疑所謂章草
上章用之不因漢章帝好之因謂之章草也蓋此

雖草書而有波磔若正書之有分隸既不顚放易曉又可赴急宜漢人以作檄書也劉言續帖中李懷琳所書絕交書多有古字若毫毛爲爲爲涵厥字宜有所受非懷琳自能作也予云張彥遠言爺嵇叔夜自書絕交書數紙人以右軍數帖來易僭不與之則叔夜書唐世尚有之疑懷琳嘗見之故放焉決非自能作也益懷琳嘗僞作衞夫人及七賢帖不逮此遠矣故竇臮云乃

作自已之形狀非倣矣不當引竇臮

有懷琳厥蹟疎壯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已之形狀則知絕交書誠有所放也其卷尾云右軍書蓋誤云今世有蕭子雲章草書出師頌甚古雅與子雲草書全不類疑亦放漢人書也蓋東漢人喜作分隸與章草他書傳世者鮮矣予言淳化澭帖中有南唐人一手僞帖頗多如僞作山濤崔子玉謝發卞壺皆是一手寫古人帖語耳弟三卷最多今祕閣有數匣尚存皆澄心堂紙書分明題曰倣書不

作傳摹與眞蹟而當時侍書王著編彙殊不曉特取名以入錄故與眞蹟混淆却多有好帖不入殊可惜也予濤帖正誤中論之甚詳劉言鄧隲簡書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而東漢紀是年七月復有丙寅恐史誤也簡書當時文字又有月朔不應差云又云歐陽詢舉世呼爲率更傳亦書其終於率更而有八分書一碑乃銀青光祿大夫爲給事中史未嘗書也予云此例甚多如唐史

王方慶傳云自褒至方慶五世封石泉而今寶章集中方慶官云琅琊縣開國子則是方慶嘗封琅琊後從石泉也亦史誤云至於世之稱謂則不常如楊凝式終太子太傅而今人但呼爲楊少師之類劉云楊書賽過珊瑚樹一帖乃在洛中一僧房中於書扉上寫之即俗所謂書襯者予云洛陽文潞公家有楊書詩帖十一紙字與珊瑚帖相類今洛亦有石本而不能盡載也楊多書僧壁而傳於

楮素者甚少今壁書亦自少洛陽惟有廣愛寺西
禪院兩壁勝果院一壁天宮寺一壁而已因甲子
歲大水損失者多矣劉言瀛州有邢巒碑甚完金
陵有唐高正臣書本埋沒圃中其父宜翁令人發
出立之今易致其字畫殊有虞褚瀾也又云續帖
中春朝微雨一帖乃陸柬之書余云瀾帖中有柬
之一帖乃晉人語恐柬之臨學者子又云裴行儉
以書知名而世人罕傳之嘗見一帖寫兵濩字甚
怪放恐非眞也劉云嘗見行儉所書千字亦工云
又云寶章集題者小字乃鍾紹京書子云紹京碑
今有存者益師薛稷也子又云焦山鶴銘俗傳王
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
然此山有唐王瓚一詩刻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
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
觀疑即瓚書也下有云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
少也益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又云作鍾鼎須用

正臣書即攝山棲霞寺碑然已是大中唐寺後翻本

者字當作首或是名字

紹京益師稽公而書失其篆与分華法

鶴銘多篆法自是六朝人書非唐也

竹筆書乃佳子云不然今鍾鼎字若季嫚鼎伯姞
盦字皆兩頭纖纖若使竹筆何能如此劉又言頃
謁蘇子容丞相未出閒見傳唐人一書中云文皇
令羣臣上奏任用眞草惟名不得草後人遂以草
名爲花押韋陟五朶雲是也此書偶忘其名有朝
士施結者喜收古今人押字不遠千里求之所藏
甚多類而成書矣嘗欲爲作序偶忘此事所出遂
不用予云魏晉以來瀾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
異唐懷充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閒
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秖是謂書名耳後人
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書故謂之押字或謂草字
蓋沿習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
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尔近世遂施押
字於檄移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記石經與今文不同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畧記之書女毋

翁侮成人（今本女無侮老成人）係后胥高（係后胥戚）女永勸憂（汝誕）歡憂女有近則荏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歡獻各翁中（各詼中）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爾謂朕曷震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五行（今汩陳）嚴恭寅天命自亮以民祇懼（今亮作以作治）懷係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鮮）則兄自敬德（兄作皇）旦以前人之徵言（今作徽言）是罔顯哉厥世（今哉作茬）文王之鮮光（今耿光）通殷就大命（達殷作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穆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穆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其斯而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之語若曰荏於蕭牆之內益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益氏毛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荏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

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張
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
玉家有小堆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
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劉本無立字郎中臣
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
書姓名既亾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
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豁
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戫議郎臣劉弘郎中

吳立夫集中有詩題云陳彥禮有漢一字石經云是王觀公家故物予得其紙畫石又剝成木牛紙尾猶存蔡邕馬日磾字

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雜未詳下豁上缺豁上當
是堂謂堂豁典也此益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
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眞刻獨此一字
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
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瀍書
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
其可寶如此立字雜字案石經古本皆有之

漢簡辨

此注可附入後漢書注中

項到都之缺五字
亦無例注

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甗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往往散亂不可收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尚完皆章草書書蹟古雅可喜其詞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屬國都中二千石守此五字古本缺丞廷義縣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按范曄後漢書安紀永初元年夏先零種羌畔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二年正月騭爲羌所敗於冀西七月戊辰詔有羌貊畔戾夙夜克已之語其年十月庚寅任尚與羌戰于平襄十一月辛酉拜騭大將軍召還則此簡所謂車騎將軍者卽鄧騭也所討畔羌者卽先零也然以紀所書日月及漢簡參考之簡云六月丁未朔則二十日正得丙寅而戊辰乃此月二十二日也六月末旣有戊辰則七月不應復有之而安紀是年復有戊辰之詔益紀誤也又據安紀是年七月之後繼書

閏月閏月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亦當復有辛丑則是年閏當在七月據漢簡六月丁未朔則後百二十日得兩丁未故簡又云十月丁未正合也而据紀於七月閏則丁未當在九月矣又與簡不相合亦紀誤也又紀書永初元年夏羌畔遣騭討之二年冬始召還而騭本傳云永初元年夏羌畔於是詔騭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及諸部兵擊之西屯漢陽冬召騭班師据紀討羌在元年夏召騭在二年冬漢簡亦有二年之文正與紀合而傳云元年召還班師者亦誤也簡書甚朗乃當時文字又日月首尾相應非如史之先後差謬宜以簡所書爲正於戲千載之下幸是簡偶存得以攷正范史所書之誤是以君子貴乎博學而多識也

銅戈辨　援据太煩內刀銘錄迫代俗書何足駁刊

右舟之戈其銘曰舟其貲則銅按周官考工記冶氏戈之制有內有胡有援鄭氏曰戈今句孑戟也

雲濛樓內得墨師成得之以入石未成墨破敗石簡得以故亡者殊鮮吳師道玩物其秘古堂云異錦千疊更妙好中有玉盌蔵漢草榮汲新吳出也得其模本云金按車蓼今在世益少此撥當為今第一也

或謂之鷄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援直刃也今詳此戈之制兩旁有刃橫置而末銳若劍鋒者所謂援也援之下如蘑折稍刻而漸直若牛頸之垂胡者所謂胡也胡之旁有可接柲之蹟者所謂內也援形正橫而鄭氏以爲直刃禮圖從而繪之若矛槊然誤矣蓋戈擊兵也可句可啄而非用以刺也是以衡而弗從故冶氏之職又云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鄭氏亦云倨謂胡徽直而邪多以啄人則不入句謂胡曲多以啄人則創不決既謂之啄則若鳥咮然不容其刃之端上向而直也今觀夏商彝器銘款有作人形執戈者荷戈者其戈皆橫如斧鉞而銳若鳥咮又胡垂柲直正與此戈之制同此最可證云其銘曰舟者蓋人名也按陶弘景刀劍錄夏孔甲之劍銘一字曰甲今內府所藏公非之鼎其名曰非公孫蠆之鼎其銘曰蠆文亦皆一則知舟者亦人名其字象形比

蹟項刻作迹
曰甲字刀劒錄作夾

他銘識尤古質蓋夏商之器也夫兵器率用利鐵而此戈乃銅爲之又今人得古刀劍矛戟矢鏃之類率皆銅者按太史公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應劭注曰古者以銅爲兵又按春秋傳僖十六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遂以鑄三鍾杜預注曰古者以銅爲兵夫五金皆金也然秦之金人及古鍾皆用銅則秦所銷之兵與楚盟鄭毋鑄兵之金皆銅可知矣應杜之說誠然又按山海經中山西二百里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傳曰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者也越絶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冶用以爲純鈞（越王句踐寶劍）之劍近汲冢中得劍一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者亦（闕五字）皆非鐵明古者通以錫雜銅爲兵器

也又按刀劍錄夏少康三年商太甲四年各鑄銅劍一其文曰定光則古之兵器用銅蓋無疑矣況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確乎有常若士君子之行是以昏人上之又況形範正工冶巧火齊得剉脫砥礪其銛至可以剸玉雖楚鐵劍之利亦亾以加顧三代金工鍊液之濾亡矣今人所不能爲也則古兵用銅而後世不復爲者亦奚足怪　李賀有金銅仙人辭漢歌

鷃雀賦辨

頃傳長安人有得思王眞蹟鷃雀賦者及得張芸叟侍郎所刻本觀之乃近代僞帖也摹草瀠亦如眞行孳乳寖多故後代草字有唐以前所無者如於字必字之類魏晉六朝人草此字止如行書作（如此）至隋唐以來始省爲於必（如此）作故前輩云於字必字無草書是也今僞書鷃雀賦三字皆如唐人草瀠此一妄又賦之首既書賦目復冠以曰

字此殆妄人錄類書中子建此賦書之故妾去字未詳何本以妾爲悉曰字其陋如此今藝文類聚亦有此賦此二妾末有武攸暨題字乃作今市井人所作僞古篆仍云以永其傳此近人語唐世未之有也此三妾又數印章云唐人印乃與今市肆所作印篆形模字畫無異及末有靜華二字乃摹瀾帖子敬字中動靜及華新婦字此四妾其末又有子建畫像神氣甚俗衣冠筆勢亦若今畫院畫史所爲前人畫不如此也此五妾既作僞帖又畫其像而僞章題署甚多汲汲然恐人之不信也其陋至此而不悟以爲等瀾在二王上使人駭歎是知非書之難知者亦難此與俗傳石本王摩詰所畫四時山水上有摩詰薛邕等印同科蓋亦今淺俗所爲見之令人鄙吝生而士大夫或收藏甚者張於牆壁是可歎也

古瓦辨

相州古瓦即銅雀臺瓦也

歐陽公研譜云相州眞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尔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人笧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其瓦猶今舊瓦殊不朽腐其比相州瓦又增古矣則知相州古瓦未必朽腐蓋傳聞之誤尔

王敬武書辨

太醫丞樂君珍畜唐人一帖題云委曲付師範跋之者以後有彭城私記爲劉夢得書以中云大駕歸定爲德宗自興元還時皆非也余攷此乃唐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與其子師範書也紙背有王珙署銜甚詳上云謹謹上相公下云從姪係義軍節度陝虢觀察等使珙狀封此珙與敬武書敬武就其紙作家問寄師範耳大駕歸定蓋僖宗自鳳翔還時也按中和元年王鐸爲都統征黃巢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三年進敬武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而光啟三年王重盈入河中留其子珙領陝虢節
度事光啟在中和後此珙所以呼敬武作相公自
題係義節度銜也敬武書此帖後一載龍紀元年
卒師範始爲留後余以此攷之是帖非夢得書明
甚又夢得自以系出中山常著其墅而此印章乃
彭城彌知非是珍以相示聊爲辨之

汝州新刻諸帖謂帖辨

頃在洛中聞汝州新鐫諸帖謂之汝刻其名已弗
典矣意謂其豪擇必佳及見之乃大不然雜取灞
帖續帖中所有者時載之又珉玉間簉不能辨也
此猶亾害至其集古帖及碑中字萃爲僞帖并以
一帖省其文別爲帖語及强名者甚多稍識書者
便可別之如以逸少帖春秋輒爲患不得北軍問
遠近淸和等語乃擿取北軍遠近春秋等字集爲
一帖强爲王衍書以續帖中諸縣故佳字强名爲
王楨之書取汝州東漢州輔碑中數字强名爲蔡

中郎書取衛州魏孝文弔比干文中數行強名爲
崔浩書如北齊碑便目爲溫子升後魏碑便目爲
沈濂會如此者甚多且如弔比干文魏孝文作而
崔浩之死在太武時乃目爲浩書其不稽古如此
至若張華帖內禊以寶章集中王慈字薛稷帖中
禊以瀼帖內子敬字皆集成之字意全不相屬取
王筠帖中和南清豫一帖疑有闕文如是者不可具載
幸世尚多古帖極有未傳者自可刻其全篇何必
區區作僞以誤後學但貽識者嗤笑耳汝州既以
石十餘刻之而越州復傳其本又刻之二州之石
殊可弔也信知識眞者少何足怪云槓之字公幹諱舊改爲槓之
二館辨
漢郊祀志云武帝因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
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
節設具而候神人顏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也予

瓦從有文古器物多如此今據封禪書則黃說為近矣

按太史公記作益延壽觀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得古瓦其首作益延壽三字（前人釋文）瓦徑尺字書奇古卽此觀當時瓦也又按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地也然則當以史記爲正但一觀名益延壽三字耳師古謂益壽延壽二館非是儻當從史記作觀觀館古多相通自唐以前六朝時凡今道觀皆謂之某館至唐始定謂之觀也古人用字有

定項刻仿於

承通用如鵲鶴旌旐之類皆莫原其始觀武帝求神僊勤勤如此卒不遇眞而東晉楊君周君乃不出戶庭親接靈僊卒皆僊去乃知得道雖假修習然在定分也

弔仲医辨

劉原父弔仲医銘以隸寫之云弔仲作寶簋擇之金鏖鋭鏖鑪其纁其玄其黃用盛諸簻糕米用饗大正音王賓飫具召飼弔仲受無疆福必共餐飼

項刻佚注中無此字

具簋與簠同音匍也匪仲叔壽所謂鑪鑪即廣雅所載此二字乃趙生所釋子亦然之然趙初不知廣雅有此語及觀之彌可信也匪音其勿反糕側匊反早取穀也甑徒兮反似音祀匪字原父誤釋爲張字遂以爲張仲之器歐公從而文之以數百言蓋失之矣古器中又有匪伯敢豈仲之兄乎

古器辨

鼎屬七甲鼎乙鼎非鼎乃鬳也蓋甗之類丙鼎中有人形蓋古子孫字丁鼎戊鼎中文作兩目之開非鼻乃父字耳上兩目乃古瞿字蓋其人曰瞿父也已敦也古盛黍稷器儀禮所謂全敦非鼎也庚此漢人香盧耳非鼎也鍾屬四其三是鍾最後丁號者柄差長當是鉦也簠爵屬四甲是卣中簠也中有人形亦古子孫字乙爵也文曰祖甲丙爵丁爵鑑二甲其文曰僊山竝照智水齊名花朝豔彩月夜流明龍盤五璠鸞舞雙精傳聞仁壽始驗銷

項刻古文字作屯

羊項刻作盖

長保二款四字項刻寶字倒在內有二字乃項刻缺文

兵文體乃唐人鏡其體製亦不甚古乙銘曰青羊作竟四夷服多賀國安人民一字不明胡虜殄滅天下得一雨暘節五資上二字不明長保二親下一字不明凡三十字內有三字不明此乃漢鑑勝前一鑑遠甚乙銘不可曉攷之博古圖漢有青蓋鑑銘青羊作青蓋又宜子孫鑑銘五資作五穀熟

永建石章辨與滕子濟

垂示永建石章珍荷是年龍集辛未故書太歲在未也我有之者恐與君子有之之意同意不以其

魂無知而忘之尚冀其疾來歸也舊有不字從川本去之故云我有之來歸上一字於隸瀠疑是疾字意謂尔未審果否

杜子美詩筆次序辨

董君新序稱甫爲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按是年甫才二十四歲宜爲少作然按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堉鄭潛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

客游寶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葬年所作豈得序稱白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云日居月諸丘壟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蓋在葬後六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二十三年皇父葬時所作也蓋董君不攷立碑年但攷其葬年故誤尔董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山南崔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還成都即浮江東欲適吳楚案武卒於成都故有哭嚴僕射詩則武未嘗移鎮山南也又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亂之後此二事舛訛又至鄜迎家後收京扈從還長安董於歸鄜便言移華州漏還京一節王原叔集杜詩古詩甫與章梓州詩及遊惠義寺等皆武初尹之前律詩則在初尹之後二者必有一誤據王序武歸朝廷甫浮游左蜀往來非一則律詩所序是也古詩田父美嚴中丞一篇次序誤

矣原叔以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欲如荆楚桓嚴公初尹前非是蓋律詩寄巴州注云時甫除功曹桓東川桓武初尹之後故誤也政和四年八月十六日觀杜集二序因正之

論飛白瀼

觀唐玄度十體書因思張懷瓘云飛白全用隸瀼蓋八分之輕者今世人爲此書乃全用篆瀼正與古背馳矣又鮑照飛白用豪筆乃能成字或輕或重也蓋或輕若絲髮或重若雲山濃淡相錯乃成字若不用豪筆書之則不能若此今觀十體中飛龍二字作飛白書正用豪筆作與散隸頗相近坦當作但增縹緲縈舉之勢又全用楷瀼洛陽唐恭陵孝恭皇帝睿德之紀及牛口紀功碑首唐太宗飛白亦如此作皆有豪筆點掃濃淡之勢而近世相承飛白皆用相思爲片板若鬆刷然以書殊不用豪筆故作字無濃淡纖壯之變非古也當蔡邕於

項刘脫豪字

大帝是高宗

中郎書取衛州魏孝文弔比干文中數行强名爲
崔浩書如北齊碑便目爲溫子升後魏碑便目爲
沈遼會如此者甚多且如弔比干文魏孝文作而
崔浩之死在太武時乃目爲浩書其不稽古如此
至若張華帖內禊以寶章集中王慈字薛稷帖中
禊以瀼帖內子敬字皆集成之字意全不相屬取
王筠帖中和南清豫一帖疑有闕文如是者不可具載
幸世尚多古帖極有考傳者自可刻其全篇何必

區區作僞以誤後學但貽識者笑耳汝州既以
石十餘刻之而越州復傳其本又刻之二州之石
殊可弔也信知識眞者少何足怪云槓之字公幹諱舊改爲柾之避廟

二館辨

漢郊祀志云武帝因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
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
節設具而候神人顏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也予

瓦從有文古器物多如此今拓封禪書則黃沱為迎矣

按太史公記作益延壽觀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得古瓦其首作益延壽三字（眉批：益延壽觀）瓦徑尺字書奇古即此觀當時瓦也又按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地也然則當以史記爲正但一觀名益延壽三字耳師古謂益壽延壽二館非是脩當從史記作觀觀館古多相通自唐以前六朝時凡今道觀皆謂之某館至唐始定謂之觀也古人用字有

定項刻作於

承通用如鵠鶴旌旆之類皆莫原其始觀武帝求神僊勤勤如此卒不遇眞而東晉楊君周君乃不出戶庭親接靈僊卒皆僊去乃知得道雖假修習然在定分也

弭仲医辨

劉原父弭仲医銘以隸寫之云弭仲作寶簋擇之金鏊銳鏊鑪其纁其玄其黃用盛諸簻糕米用饗大正音王賓飫具召飼弭仲受無疆福必共餐飼

項刻仍注中無也字

具饟與餉同音飽也弭仲酋壽所謂鑣鑪即廣雅所載此二字乃趙生所釋子亦然之然趙初不知廣雅有此語及觀之彌可信也弭音其勿反糜側角反早取穀也飥徒兮反飤音祀弭字原父誤釋爲張字遂以爲張仲之器歐公從而文之以數百言蓋失之矣古器中又有弭伯敢豈仲之兄乎

古器辨

鼎屬七甲鼎乙鼎非鼎乃鬳也蓋甑之類丙鼎中有人形蓋古子孫字丁鼎戊鼎中文爻兩目之間非鼻乃父字耳上兩目乃古矍字蓋其人曰矍父也已敦也古盛黍稷器儀禮所謂全敦非鼎也庚此漢人香盧耳非鼎也鍾屬四其三是鍾最後丁號者柄差長當是鉦也簠簋屬四甲是卣中簠也中有人形亦古子孫字乙爵也文曰祖甲丙爵丁爵鑑二甲其文曰倗山竝照智水齊名花朝豔彩月夜流明龍盤五瑞鸞舞雙精傳聞仁壽始驗銷

項刻古文字作㚔

羊項刻作盖

長保二款四字項刻宿誤為倣注

内有二字乃項刻缺文

兵文體乃唐人鏡其體製亦不甚古乙銘曰青羊作竟四夷服多賀國安人民一字不明胡虜殄滅天下得一雨暘節五資上二字不明長保二親下一字不明凡三十字內有三字不明此乃漢鑑勝前一鑑遠甚乙銘不可曉攷之博古圖漢有青蓋鑑銘青羊作青蓋又宜子孫鑑銘五資作五穀熟

永建石章辨與滕子濟

垂示永建石章珍荷是年龍集辛未故書太歲在未也我有之者恐與君子有之之意同意不以其魂無知而忘之尚冀其疾來歸也舊有不字從川本去之故云我有之來歸上一字於隸瀠疑是疾字意謂尔未審果否

杜子美詩筆次序辨

董君新序稱甫爲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按是年甫才二十四歲宜爲少作然按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堉鄭潛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

客游寶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葬年所作豈得序稱白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其銘云日居月諸丘壟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蓋在葬後六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二十三年舅父葬時所作也蓋董君不改立碑年但改其葬年故誤尔董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山南崔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還成都即浮江東欲適吳楚案武卒於成都故有哭嚴僕射詩則武未嘗移鎮山南也又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亂之後此二事舛訛又至鄜迎家後收京扈從還長安董於歸鄜便言移華州漏還京一節王原叔集杜詩古詩甫與章梓州詩及遊惠義寺等皆武初尹之前律詩則在初尹之後二者必有一誤據王序武歸朝廷甫浮游左蜀往來非一則律詩所序是也古詩田父美嚴中丞一篇次序誤

矣原叔以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欲如荆楚在嚴公初尹前非是蓋律詩寄巴州注云時甫除功曹在東川在武初尹之後故誤也政和四年八月十六日觀杜集二序因正之

論飛白瀼

觀唐玄度十體書因思張懷瓘云飛白全用隸瀼蓋八分之輕者今世人爲此書乃全用蚕瀼正與古背馳矣又鮑照飛白書用豪筆乃能成字或輕或重也蓋或輕若絲髮或重若雲山濃淡相錯乃成字若不用豪筆書之則不能若此今觀十體中飛龍二字作飛白書正用豪筆作與散隸頗相近坦當作但增縹緲縈舉之勢又全用楷瀼洛陽唐恭陵孝恭皇帝睿德之紀及牛口紀功碑首唐太宗飛白亦如此作皆有豪筆點掃濃淡之勢而近世相承飛白皆用相思爲片板若縴刷然以書殊不用豪筆故作字無濃淡纖壯之變非古也當蔡邕於

項刻脫豪字

大帝是高宗

鴻都下見工人以聖帚成字婦而爲飛白之書非便用聖帚蓋用筆効之而已今人便謂所用木筆爲聖帚謬矣又云飛而不白又云白而不飛蓋取其若絲髮處謂之白其勢飛舉謂之飛而俚俗孀語又謂蔡中郎見帛飛空中因作此字以白爲帛此尤無稽也

論臨摹二濛

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搨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謂之響搨焉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

論弓字

小宋太一宮詩瑞木千尋竦仙圖幾弔開注云眞誥謂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眞誥所謂弓卽卷字蓋從省文眞誥音亦尔非弔字也碧虛子陳景元據

眞誥以此字卽篇字蓋亦誤云

論黃陵碑二女

黃陵碑引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舜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遐之遂以璞爲失姝不知山海經凡言帝者皆謂天帝如所謂帝之密都帝之下都帝之平圃與帝之二女皆謂天帝也至言帝俊帝顓則各兼稱其號不但曰帝也其論二女一篇最爲詳確據列僊傳江斐二女與九歌湘夫人稱帝子者是矣遐之難之非也余頃在道山與翁養源論此亦以爲然翁於江湘圖志論中其說蓋與余合

論書八篇示蘇顯道

章草惟漢魏西晉人最妙至逸少變索靖瀟稍以華勝世傳書諸葛武侯對蜀照烈語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書也蕭景喬出師頌雖不迫魏晉人然高古尚有遺風自其書中觀之過正隸遠矣隋智

永又變此瀠至唐人絕罕爲之近世遂窈然無聞
益去古既遠玅指弗傳幾至於泯絕邪然世豈無
茲人顧俗未之識耳 大篆不可雜以小篆章草不可間以行草只可偶作數字耳

二

張懷瓘論書以會稽草書弟八在世將茂宏輩諸
人下意謂其拘瀠虔少縱放也予謂草之狂怪乃
書之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若逸少草
之佳處蓋與縱心者契玅寧可以不踰矩議之哉

若懷瓘者以形模求字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

三

笋人運筆側掠努趯皆有成規若瀠虔禮樂不可
斯須離及造微洞玅則出沒飛動神會意得然所
謂成規者初未嘗失今世人作一波畫尚未知層
筆處徒規規強効古人縱成但若印刻字耳

四

篆瀠之壞肇李監草瀠之弊肇張長史八分之俗

缺者終討字

行下疑脫二字

肇韓擇木。此諸人書非不工也。而闕古人之（闕一字恐是淵字）原。教俗士之升木於書家爲患最深。夫篆之方穩。草之顛放。八分之纖麗。學便可至。而天（一作大）勢失矣。彼觀鍾鼎文識漢世諸碑。王索遺蹟。寧不少損乎。此可爲知者道。

五

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眞草必用此濂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濂有眞一行。草三。以言執筆去筆跗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作草書必在其三。而眞行彌近。今不問正草。必欲聚指管端。乃妄論也。今觀晉宋及唐人畫圖。執筆者未嘗若此。可破俗之鄙說。（惟無腕爲一定之法）

六

凡書橫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間不悟書意而作衡濂不斜則濁此體惟鍾索逸獻眞知也宋齊梁人似之陳隋至唐皆不近也

陶帖難与爭鋒
亦作峯字皆古
人通用耶

七

陶隱居集楊許三仙君眞蹟論其書云楊君書最工不令不古能細能大大較雖祖効郗瀅筆力規矩兼於二王掾書乃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鋒勢殆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迺能而正書古拙隱居笞見張道恩善別瀅書歎其神識今覩三君蹟一字一畫皆望影懸了自恩非智孰所及特天假此鑒令有以顯悟尔三

別書張道恩

君書蹟今無復存獨唐竇泉述書賦著楊眞人行書帶名六行觀隱居之論想見其清致也愔哉今亦弗傳矣隱居書自奇世傳畫版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蹟也今人罕能辨之於戲玅識遠矣古人之知音益稀安得隱居道恩輩與之論書哉

八

王會稽七子凝操徽猷獻五人書蹟具傳惟玄肅二子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

書者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臭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

論書六條

唐人更不作章草書近來有濟及洪府人強學之所謂不堪位置舉止羞澀終不似眞俗人未嘗知古人用筆處見其人書者隨衆稱善皆曰鍾索復出矣不堪位置舉止羞澀乃梁武帝評羊欣書

此論殊不許東坡

凡書衡一作橫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間不悟書意者強作橫書不斜則濁蜀中一人是已此體惟鍾索盡古人之妙宋齊時人似之梁陳隋至唐終不近也

後魏北齊人書洛陽故城多有遺蹟雖差近古然終不脫邊裔氣文物從永嘉來自北而南故妙書皆在江左

楊風木全浸怯
書愛來明心頗
芋仙田此於自号

四

洛人好楊凝式少師書信可傳但自唐中世來
漢晉書濾不傳如凝式輩所祖述者不遠會稽父
子筆瀠似不如是洛人得楊真蹟琴謝以爲希世
珍所謂子誠齊人耳

五

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儻人持玉尺度君多少
才玉尺不可盡君才舞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白

長睿頌許子厚

詩也

六

近世書人惟章申公能傳筆意雖精巧不迨唐而
筆勢超超意出褚薛上矣比來空一字疑襄字陽虢知古
瀠然但能行書正草殊不工愛觀古帖而議論疎
闊好摹古帖而點畫失眞世言其楊本與眞蹟同
然比李建中周越輩則小過也

論虞書千文

聞曾家所藏虞帖未曾見但前輩寫千文如智永
輩不正即草未有以行書寫者世有歐率更行書
千文一卷乃是集其字爲之者未知此虞本如何
須他日見乃可辯眞否也然世人藏虞行書帖如
汝南公主墓志積時帖齋會帖疑有闕文

論張長史書

始觀張旭所書千字文至母圖隸散等字怪逸過
甚好事者以長史喜狂書故効其蹟及反覆徐觀
至鴈門云亭愚蒙瞻仰等字與後題月日則雄陋
軒舉槎枒綵縷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騖而不離繩
矩之內猶縱風鳶者翔戾於空隨風上下而綸常
在手擊劍者交光飛刃欻忽若神而器不離身駐
目視之若龍鸞飛騰然後知其眞長史書而不虛
得名矣世人觀之者不知其所以好者在此但視
其怪奇從而効之失其指矣昔之聖人縱心而不
踰規矩妄行而蹈乎大方亦猶是也嘗觀莊周書

項刻永放序

其自謂謬悠荒唐而無端涯然觀其論度數形名之際大儒宗工有所不及其道之所以無爲而無不爲矣於戲觀旭書尚其怪而不知入規矩讀莊子知其放曠而不知其入律皆非二子之鍾期也

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說

周官全羽爲旌析羽爲旌又道路用旌節卽此旌也顧愷之畫蘇武所執之旌上員如幢下復數層紅羽鬖鬖然如夜合花卽周官所謂析羽也今鹵簿中節亦頗類此其首亦員相去尺餘有數層員版以氂牛毛綴之亦鬖鬖然蓋析羽之遺澹然漢節但旌節之制耳至於龍節虎節玉節之類乃後世虎符之屬是也但可合符者皆謂之節不必盡若旌幢也故漢人所持節俱闕合符之制今觀顧畫節首之下有一物若書卷疑此可用合符也今鹵簿節乃無此

秦昭和鍾銘說

若書卷者の國書め漢書中載文帝云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是也非合符此

此鍾蓋慶曆中葉翰林清臣守長安所得上之大樂攷之音中大呂胡攸恢題云世家言秦侯至穆公十三世而中間出子遇殺豈不得列於世數邪歐陽文忠題云据史記年表始秦仲至康公爲十二公此鍾則爲芮公時作也據本紀始襄公至桓公爲十二公此鍾則爲景公時作也予按本紀周孝王命非子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

項刻德下長公字

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嬴生秦侯次公伯（史記作竫）公不立寧公出子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以銘所謂十二公攷之若以非子始爲附庸則至成公爲十二公若以秦仲始爲周大夫襄公始爲諸侯則如歐陽說至康公以桓公爲十二公然據銘云不顯朕皇祖奄有下國十有二公言皇祖奄有下國蓋謂始有土之君則當以非子爲始雖曰附庸蓋亦

國也況有周錫命分土之文得不爲奄有下國乎自非子至成公十有二世則是鍾爲成公作無疑矣又所謂十有二公蓋自始祖而下至今爲公之數而歐陽公以爲十二公者先公也而言作鍾者爲十三世亦非也案銘之首稱秦公曰則知見爲君者固自稱公春秋時列國皆然不必言先公方謂之公也

商著尊說

按兩器皆皇祐中得之是時阮逸胡瑗等議以謂此器有脰無足據有脰則可名壺尊著地無足則可名著尊是時逸與瑗未能必其主名今按凡以尊名者未嘗無脰則脰不足以別尊之名而足之有無乃可爲異此器既無足自可謂之著尊不必因其有脰而以壺尊致疑也鼎之無足者曰著鼎義亦如此禮明堂位商尊曰著今觀內府古器中有周之著尊文飾華巧脰作夔龍蟠屈之勢腹著

雲靁回旋之狀而足皆著地蓋因於商禮而加文耳今此二尊形模古質殊無蟲鏤弟以獸飾腹以雙耳挾肩比周物爲樸正商代之著尊也腹之獸首若傅翼而飛舉然觀古寶器有爲蚩尤之象者皆爲飛獸而傅以肉翅答人著其狀於舞器者以示貪虐之戒此尊之飾蓋蚩尤也

商素敦說

檮古敦之存于今者若周宰辟父敦散季敦牧敦敔敦虢姜敦之屬率皆有款識言時稱伐比他器爲詳大抵皆周器也此敦中無款識外無文鏤質古不華疑若商器然又諸敦之有銘者往往皆宗器也此既無銘豈非燕饗所用與周大方鼎同義乎其制爲兩雌首以吞吐雙耳下有兩珥承之獸其尾然蓋若宗彝之章以智爲義傳曰知人者智夫智足以灼見俊心而知之故得忠臣嘉賓而饗之然後得盡其心而成其禮然則燕饗之敦設飾

以蜼其意或寓於斯

商山觚圜觚說

按禮爵一升觚二升此三觚容受宜其比爵爲多山觚之脰飾以四山下爲觚稜圜者但觚而已笞人所謂破觚爲圜故或稜或否具此二者不獨稜者謂之觚也此器用以酬酢故脰足之閒可握可拱益臣拜君酢跽而受之端而飲仰而奠於地復拜與圭勿曰相爲用自與至用川本大典此處作學者故其爲拱握之

制而其腰閒有穿若交午然益奉執之際貫之組以防墜失與圭之必璧之好同義亦於宴飲之閒象君臣之志通而無沈湎之失也三觚制作合度而鮮文飾益商器耳

嘀貍首豆說

按古寶器之有豆往往小殊而大同若姬寘母豆則鏤以山雲疑生豆則承以四拱螭足豆之制有會可仰祖癸豆之像其足無趺此豆之足殊類祖

癸雖冶鑄非精而模矩質素蓋商代所作云其側獸画若貍首者案射義諸矦以貍首爲節貍首之詩逸矣其義弗可知然即名以求其義蓋取所围之物爲名貍獸之小者言小獸則大獸可知故國君用射於田以所獲禽一爲乾豆蓋以祀事爲先此豆飾以貍首義或出此其廟享之器歟

周史伯碩父鼎說

右二器形制款識悉同而文字刓缺以二鼎參讀而互辨之可識者四十有三字不可見五字而已按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鄭桓公爲周司徒問王室於史伯史伯具以諸國及晉楚所以興對春秋外傳是之而漢書古今人表於厲王宣王時皆書史伯疑非二人蓋羡文耳此二鼎銘文著史伯碩父所以作鼎曰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而周器之拓文有曰史頼作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款識字畫大致皆同則知頼者蓋碩父之

名三鼎之文互相見耳考之經傳周有史佚衛有
史鰌晉有史趙率以官爲氏故碩父之名與字皆
冠以史曰伯者益五十所加鰌伯陽父仲山父之
類是也又幽王之臣有虢石父而晉有伯石於碩
父亦近之然虢石父虢公也未嘗爲史而晉之伯
石乃楊食我耳非天子之命卿弗可稱伐於鼎是
知史伯碩父非此二人也古文周與舟同史伯周
臣故稱其王母曰周母猶周之姜任太姒虢曰

先考仲或正是從子之義

室三母亦以國著也以斯銘考之釐仲者史伯之
皇考而周母其王母也今先釐仲而後周母則釐
仲實王父耳下言王母則上爲王父可知故但曰
皇考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巳子以巳配子
則於十日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刻若此
者蓋多有之兄癸彝文曰丁子周戠敦文曰乙子
今此鼎文曰巳子是也或曰戊與巳同類古尚未
分則所謂巳子乃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而

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巳合古亦未分則所謂巳子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銘之卒章曰用勒綽綰綰眉壽晉姜鼎銘亦有此語蓋祈天永命俾弗中絶故曰綰壓裕後昆俾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壓子孫永寶同意皆善禱之辭也鼎脣之文鏤爲龍與饕餮之象而腹皆作龍鱗與周窅父鼎頗相類皆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之義所謂龍文之鼎蓋取諸此

周舉鼎說 銘缺一字

案舜古文舉字也三代彝器有此文者頗多如爵有已舉自有丁舉之類是也戴記晉杜蕢洗爵揚觶以規平公時人因謂之杜舉蓋爵觶之屬可舉以獻酬之器故或目以舉今此鼎亦銘以舉而但一字又非可舉以獻酬之器則此所謂舉乃人名也與杜舉已舉異矣以載籍考之宋之僖公名舉楚有大夫伍舉下蔡有史舉燕有唐舉雖皆周人

然史舉賤而爲監門唐舉微而爲相者又皆周末人而此鼎乃非晚周之器今驗其銘款若非宋儒公舉則伍舉也僖公徵子之後與周始終伍舉莊共之大夫爲楚聞臣宜其制作傳永而不泯然傳以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爲銘之濛而此鼎特著名而不紀績亦猶公非之鼎弟銘以非公孫蠆之鼎弟名以蠆亦一字尔

周宋公鼎說　銘款六字

有蓋銘六字按此鼎銘曰宋公繹之餗鼎繹者宋景公也以史記年表攷之則名頭曼以漢書古今人表攷之則名兜欒獨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曰景公繹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繹爲正然頭曼兜欒音讀相混漢書稍近之弟不知何據而云兜欒或景公初二名而後一之若漢昭帝初名弗陵而後但弗也此鼎與宋君夫人之餗釬鼎字書體一而釬鼎之蓋文鏤繁縟此鼎則樸素無華豈當

時以是別君與夫人之器邪以文字稽之乃一時物也至於周繇女及敬繇亦人名弟字畫意象視餘鼎爲古則敬繇與繇女之器疑非景公作姜前此別自一繇耳（徵款識作敬與徵同玅也）文特古雅視陳用之礼書或當過之

周方鼎說

按古寶器鼎之方者多矣以其銘款考之魯公文王方鼎則謂之尊彝單子方鼎則謂之從彝王伯方鼎則謂之寶盉惟陀員庚申方鼎乃謂之鼎然則諸器制度大槩相類以其可尊而爲瀘曰尊彝以其陪貳而非正故曰從彝以其或用於齊盛若九嬪之贊玉盉故曰寶盉其實皆鼎也故鄭公孫僑辨黃熊之夢晉平公賜以莒之二方鼎亦止謂之鼎今此二器制度與諸方鼎同益周器也故曰以周方鼎其大也幾可以函犧牛之全體其文鏤也淳美而不太華其中也略無款刻益用於王之燕饗而已與銘祖考之功而爲祀器著自作之時

項刻胡則謂之淫姜王伯方鼎九字

而爲養器與矣他器無款刻者殆此類也此鼎腹之四周皆飾以乳其數比他器爲多蓋亦推已以致養之義夫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宴饗以厚羣臣以仁嘉賓亦以養之也易鼎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此鼎形特大而乳極多蓋大亨以養聖賢之意得不爲燕饗器乎鼎之四足皆銜以羊體所謂羊鼎也又養於文从羊庠也美也亦如之皆有致養充實之義

此飾以羊意亦寓此鼎之脣緣其文鏤也合則爲饕餮以著貪暴之戒散則爲應龍以見居上澤物之功凡龍之有翼曰應龍此器之龍如之至於足之中空上徹於底而無礙則以澄肉洎之滓濁兼取其易飪耳三代制器其寓於理也詳其適於用也周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不然何以底此

周寶穌鍾說

右二鍾銘皆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龢鍾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按尔疋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以此銘考之祝以萬年蓋周器也走之名於經傳無見蓋爵人自以稱謂猶孤寡不穀臣僕愚鄙皆謙損之辭故司馬遷自稱曰太史公牛馬走漢書作僕文選作走班固自稱曰臣亦不任厠技於彼列說者謂以僕下走之類猶今自稱下走之類此器所謂走者如此然則走之號非獨始於漢蓋亦遠矣此銘上言走下言朕與左氏所謂吾祖也我知之同意其曰皇祖文考者按左氏衛莊公之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此所謂皇祖文考者亦猶衛侯所謂皇祖文王也走者周之宗室亦文王後故稱文王曰皇祖爵武王伐商以造周嘗稱文王曰文考至其子孫距文王遠矣猶曰考者蓋推本而言之至若賡之文考夆師觶之文考彝敦之文考敦但曰文考而不曰皇祖其皆周初

之器乎與此鍾異矣是鍾於于鼓之間飾以雙鳳側著一字亦象鳳形若周烏鍾之制爫周之與也鷺鷺鳴於岐山蓋在周文王之世而君奭有曰我則鳴烏不聞孔子亦恩鳳烏之至皆有懷於文王鷺鷺鳳類也二鍾之飾其鷺鷺歟所謂作寶龢鍾者按國語泠州鳩之論鍾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剛則終終復作樂所以成政也故秦銘勳鍾名曰昭和鍾而此名曰寶龢鍾意蓋若此文王以徽柔懿恭之德脩和有夏世於禮樂聲容之間皆象其德故相禮於清廟則曰肅雝作樂於鍾則謂之寶龢龢平則久克成厥政宜子子孫孫寶用以傳永也

周雲靣鍾說

按此鍾形製與諸雲靣鍾同特於于鼓之側別飾以一雲一靣亦猶周鳳鍾烏鍾於于鼓之側特爲一鳳一烏以代銘欵則知是鍾蓋周器也靣動而

項刻止作雷鈺

風行所以鼓萬物雲族而雨流所以澤萬物先王作樂崇德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鼓而澤之莫大於是故雲靈之象不特識於鼎彝以設義於飲食之間而作樂之意蓋亦有寓乎此者

周罍周洗說

案冠禮設洗直士冠禮音值于東榮水在洗東燕禮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雷罍水在東說者以謂水器尊卑皆用金罍此罍與尊罍之罍名同而用與夫行禮之始務於自潔故以罍洗爲先洗於文從先用是故也罍洗設於東南而靈鼓以春夏罍於文從靈用是故也古之制罍既用金洗亦當然此罍也洗也其制皆金洗之飾以龜魚以涓潔爲義罍之飾以雲靈以潤澤爲義是二器也形制渲妙意象高古非周人不能爲也又其出也同地其得也同時以罍承洗合若符檠而祕閣舊籍以洗爲瓮以罍爲缶初未知其爲是物也臣等匡受詔撿按

而攷辨之主上聖心灼見其然命有司取其制度以備新作禮器之一乃知此器自周訖今載祀千餘隱祕弗見以待聖人制作而後顯於戲豈不韙歟豈不韙歟

周一柱爵說 素爵附

案古爵皆設兩柱用以反坫則相承而安此前二爵制皆一柱覆則欹倒豈以一於飲而不知節則有顛隮之患用爲彝酒之戒歟亦猶欹器以覆戒滿之義也四器皆無銘欵其一腹篆隱起爲饕餮雲靁之象文鏤深剛蓋周人所作其一差簡於前亦同時也後兩柱爵樸素無文然亦周器弟非燕享所用耳

周雲靁罍說

按禮爵夏以琖商以斝周以罍三器之名雖殊其實皆爵也以其三足象戈故曰琖以其兩柱文以禾稼故曰罍以其形若飛爵然故曰爵形若爵者

取其猶爵集以春夏仁且有禮也柱以禾稼者取其飲以養陽而資於尊所以上之也戈其足者所以示飲之戒傷斯爲下矣罍之制與爵同但多無咮尾此爲小異耳其義則一也此罍腹柱皆飾以雲靁柱則畧爲禾稼腹則雜以饕餮饕餮之爲物食人未盡還齧其軀又其目在腋下山經所謂狍鴞者故多以飾器之腋腹象其本形示爲食戒而杜預謂貪財爲饕貪食爲餮以此器觀之則是象

非特爲財與食之戒亦以儆彝酒也後一器文鏤差簡然皆周器周具三代禮所以兼用商爵

周螭足豆說

按此豆體中素質無文與姬寏母無異然器之足篆以盤螭是亦周器也其蓋則可覆可仰可用以食古之簠簋鼎敦之蓋亦如之其名曰會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啓會卻于豆南此謂佐食者取會卻置而奠之以待尸入而食也公食大夫禮曰賓卒

食會飯此謂取飯於敦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餕
也豆雖以盛菹醢其食也亦仰會取而齊焉非特
於義爲安益亦適於用

周素盦漢小盦說

據說文曰盦覆蓋也蓋盛滫飯之器加蓋以密之
其蓋可卻以分食若鼎敦之會然觀晚周之器有
邛仲孫伯炗之饋盦與此前二盦形制畧同然彼
有蓋文鏤繁縟此亡其蓋而復無文亦周物也後

一小盦雖有文鏤而無古韻蓋漢世所爲

宋誙鍾說

右宋誙鍾六其銘欵曰宋公成之誙鍾崇寧三年
甲申歲得於南都之崇福院尋貢之內府考其文
則宋鍾原其出則宋地迺聖詔有曰得英誙之器
於受命之邦卽此鍾也是時帝作大晟卽取以爲
鍾濩謹案樂緯叶圖證曰帝顓樂曰六莖宋均注
曰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也誙卽古文莖縣帝顓

陛下項刻空一字
丁下項刻空一字

而後歷帝嚳唐虞夏商以及于周六莖之制其傳可謂遠矣然周備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皆存特五英六韺無之惟宋商之後故宋公猶得其傳成者平公名也宋自微子啓二十六世而至平公其名始見於魯昭公之十年春秋書曰宋公成與此鍾銘合而其立也以周簡王之十年乙酉歲距皇朝崇寧三年甲申凡一千六百八十季而韺之器出于受命之邦適丁聖上駿惠先烈登崇

聖上項刻剔為一行起

者英制作之盛際也大晟既成神人以和治音洋洋際天蠻地豈特為五行之道立根莖哉且莖鍾雖鑄自宋公而實帝顓之樂今也地不愛其寶為時而出蓋以昭聖上盛德茂功比隆五帝夏商以還弗足儷也又古鍾之得于今者惟周為衆其制類多上設衡甬旁傳旋蟲或內實而側銎之或仰通而中貫之率皆振掉弗安惟韺鍾也雙螭蹲踞以為平紐大晟之鍾實取則焉故其銎之也正其

鼓之也和而無振掉弗安之患此其制作所以過
兼三代也非五帝之樂何以及此

漢金鐎說

案周官鼓人以金鐎和鼓說者以謂其形圜如碓
首上大下小今此器制度如此一名淳于南史稱
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有以淳于獻者高三尺
六寸六分圜三尺四寸圜如箭色如黍甚薄上有
銅馬以繩系馬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
于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則聲如靈清響良久
古所以節樂也今此器上有蹲獸可系以綬與南
史之說同但鐎首巨而圜下乃寖小非若箭也及
春之于地則聲自上發回旋鎗磕於鐎之首磅礴
不散甚大而宏亦若靈然清響良久不必注以水
而振以芒也此器本六長短相弟其三已埽內府
制作尤工皆周器也今此三器其一有漢泉文益
漢器耳周鐎之系獸卬首卷尾爲雌之狀雌智獸

也智於方屬北陰陽相辨之時也王安石以鎛於文从金从孰謂陰與陽和而孰故曰和鼓以義考之和則可否相濟辨而和和而孰陰陽辨於北之時如之宜和鼓之器飾以智物是器也祕閣舊籍目之爲鍾初未知其爲鎛臣等受詔彙分而物辨之稽經而合庶可備採擇之一焉

漢蠃文甗說

攷說文甗甑也大口而卑用以食此器如之劉歆戲揚雄有覆甗之語雖出於善謔然當時覆此器必以巾冪之屬爲無蓋故也今此器但可出納而無蓋又設飾纖巧頗乏古象正漢世物也

漢象形壺說

攷壺之象如瓜壺之壺幽詩所謂八月斷壺蓋瓜壺也上古之時窪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因壺以爲壺後世彌文或陶或鑄皆取象焉然形模大致近之不必全體若眞物也今此壺形羨若眞壺然

殆漢世取象太巧故尔 以取象太巧而空爲漢世之失

漢小方壺說

據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今此壺形製絕小非所以尊於階楹銅薄而弗精非三代上齊之品與武安侯鈁相類蓋漢世物也鈁卽方壺之別名海上之山亦謂之方壺其象如此古之爲器必具方圜壺之有方壺猶鼎之有方鼎蓋備乾坤之象辨君臣之義故說者謂燕禮之方壺爲卿大夫而設以臣道直方義蓋地道也臣道也舉一器可以兼之宜其用於燕禮

漢漏壺說

據漢器有丞相府漏壺與此形製同而上有蓋蓋有方空所以出納箭下有流箭若渴烏然所以節水也此亡有 疑作共字 蓋餘製皆同然彼器脩九寸耳而此乃長倍蓰之者蓋孔壺爲漏浮箭爲刻水之循環有升降則器之出納有大小視今之漏壺制

大小長短相次若陛墀然則漏之有壺宜不一而足